魏書

一五

列傳第二十三　　魏書三十五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直郎天興中給事秘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

窮通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
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
軺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
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
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
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是時有兔在後
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恠之命浩推其咎
徵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姚
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

垣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

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

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濬妾各
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初姚興死
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
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
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
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
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
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
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

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遊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諠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泰常元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泝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

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乗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内朝咸同外計太宗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來久今興死子劣乗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

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鬬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

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
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
遂從群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裕
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太宗聞之恨不用浩
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
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絶其後路則裕軍
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
傳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
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

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乘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

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於三秦之
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
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
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
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
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
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
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
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

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列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

封殖不思樹黨彊隣報讎雪恥乃結忿於蠕蠕
背德於姚興撅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
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
酒十觚水精戎盐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盐酒
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
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
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
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
所隱咸共推浩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

生由人而起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削主弱臣彊累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所生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南瀉滷池射鳥聞之驛召浩謂之曰往年卿言

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雜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

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
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
也太宗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
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
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
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爲
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
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
宋景見災脩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

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
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
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
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
聖心者以充賓友入揔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
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爲頤神
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
則姦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
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周明叡溫和衆

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鮮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揔己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

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帥師

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

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代之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挫損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

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爲謀主及車駕之還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違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皐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

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
訣當兼脩儒教輔助泰平眞君繼千載之絕統
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爲吾撰列王者治典
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
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世祖
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
不免群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
焉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
常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既得歸第因欲脩

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
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
赫連昌群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
再守羽林皆成鉤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併
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
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
都城大獲而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
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
南來揚沙晝昏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

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吒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絶宜分軍隱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太宗廢而不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晃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是年議擊蠕蠕朝臣內

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聽唯浩讚成策略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尅不利於上又群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甞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夫王

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倉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奄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眾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

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隷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

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
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
則不然何者彼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
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
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
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
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
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
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慙

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師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群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

還之閒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

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如之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

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産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万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浩曩日之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

追軍不至乃徐徐四遁唯此得免後聞凉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為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

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乃勑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

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
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万先其未發逆擊之因
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
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
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
震懼常恐輕兵奄至卧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
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
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
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

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万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

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
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
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
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
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
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
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
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
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

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群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荆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

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万舉而万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

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
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
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
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
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劉義隆
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群臣曰義隆猶
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
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
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

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
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
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
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
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
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止望固
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
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
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

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初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義隆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世祖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

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蕃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内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繖奏改代爲万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万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繖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從之

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
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
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
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
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
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
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
弟驕恣爭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
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

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
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職貢
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宜羈
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略
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
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
之徒皆曰自温圍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
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
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

致渇之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
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
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
漢書地理志稱凉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
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
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
渠引漕漑灌數百万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
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
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

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惟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

至重繼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
裔掃定赫連逮於神麚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
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
兗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竪於涼域豈朕一
人獲濟於此頼宗廟之靈群公卿士宣力之効
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
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
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録浩於是監
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

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襃貶折中潤色浩所摠焉及恭宗始摠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世祖逾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擒獲世祖以爲然乃分軍爲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

功而還事在潔傳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吴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

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虵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内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郗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勒

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訖世祖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斃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之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

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從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勑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

絶滅漢高祖以來世人之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眞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在律曆志眞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

夷其族初郄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祕書郎吏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其祕書郎吏已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壻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

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

階亂兆禍後已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

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蓋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疑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模楷浩毋盧氏諶孫也

浩著食經叙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毋諸

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飢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閒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另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没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万衣則重錦食則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

遺文垂示來世始浩與冀州刺史頤滎陽太守
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
模頤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頤模
謂人曰桃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
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時
二家獲免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雖糞
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
處跪是胡神也

史臣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

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爲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列傳第二十三　　魏書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四　　魏書三十六

李順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爲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策知名於世神瑞中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

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揔攝前驅之事
卿以為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
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
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
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
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
居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遷前將軍授之
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勤士衆破其左軍及克統
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

卷卅祖善之至京論功以順爲給事黃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戸帛千匹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加征虜將軍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内附世祖欲精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藩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李順即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不宜先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

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覲也世祖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爲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疹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祇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

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
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令則覆
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遊矣何用見之
將握節而出蒙遜使定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旣
雅恕衰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
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跽而不祗命斯乃小臣之
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
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
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

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過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須來征伐屢克境宇已慱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與治然事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減赫連於三秦走

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隸首不紀僵屍截馘所
在成觀除蕩暴虐存卹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
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
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斂衽屈膝天兵四
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
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
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
何爲復遽驛告警言不舍晝夜意君之所言殆爲
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啓

而從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順既使還世祖問與蒙遜往復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陬遠人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効在無遠其子必復

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畧見其子
並非才俊能保一隅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
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
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于
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且
停前計以爲後圖旣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
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其何妙
哉朕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疋廐馬一
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弥厚政之巨細無所不

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泄之朝廷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荏苒之間遂及于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比繕甲治兵指營河右掃蕩万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鑒廢興若朕此年行師當剋以不順對曰臣疇

日所啓私謂如然但民勞既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悴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議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與崔浩庭諍浩固執以為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世祖與恭宗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後聞而嫌順涼土既平詔

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云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每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及陛下至姑臧水草豐足其詐如此幾誤國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讒之於陛下世祖大怒眞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朕忿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敷等

貴寵顯祖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
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
長子敷字景文眞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
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並
以聰敏內參機密出入詔命敷性謙恭加有文
學高宗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
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
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
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

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于時朝議謂彼誠僞未可信保敷乃固執必然曰劉氏喪亂釁起蕭墻骨肉內離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靈兵馬之力兼并之會宜在於今況安都珍奇識機歸命奉誠萬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機安可復失於是衆議乃同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有力焉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有餘人弟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顯祖大怒皇興四年冬誅敷兄

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
叔珍等皆坐鬬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
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
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旣致斯禍時人歎惜之
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
爲人執送殺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後
敷妻崔氏得出宮養之至平涼太守
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歷散騎常侍平東將
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

危禍常勑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告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紿云我須南過不停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式子憲字仲軌淸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雅爲高祖所賞稍遷散騎侍郎接對蕭衍使蕭琛范雲以毋老乞歸養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

毋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推憲不爲之屈時人
高之轉授驍騎將軍尚書左丞長兼吏部郎中
遷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尹
參議新令於尚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爲左將軍
兖州刺史四年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爲御
史所劾事具高聰傳正光二年十一月肅宗講於
國子堂召憲預聽又以子騫爲國子生四年拜
光禄大夫復本爵濮陽伯五年除持節安西將
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將軍孝

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反叛詔憲爲使持節假鎮
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
討之會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彭城俄而綜降
徐州既平詔遣兼黃門侍郎常景詣軍慰勞賜
憲驊騮馬一疋仍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
大都督二年蕭衍遣其平北將軍元樹右衛將
軍胡龍牙護軍將軍夏侯亶等來寇壽陽樹等
從下蔡軍於城之東北亶從黎漿而屯於城南
憲謂不先破元樹等則夏侯亶無由可剋乃遣

子長鈞率衆逆戰軍敗長鈞見執樹等乘之憲力屈以城降因求還國衍聽歸旣至勑付廷尉三年秋憲女壻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必懷刧脅遂詔賜憲死時年五十八永熙中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靜

子希遠字景冲早卒

子祖悛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希遠兄長鈞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後憲兄性寛和儀
皃雅麗涉獵書傳有文才起家太尉參軍事轉
直後領侍御史遷通直散騎常侍尋爲東南道
行臺邸珍右丞與諸軍討賊於彭沛克之轉齊
獻武王大行臺郎中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獻武王擢爲中外府長史爲齊
王納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兼美深見禮遇出
上黨太守尋而遘疾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

年四十贈使持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諡曰文簡

長子祖昇武定末太子洗馬

希宗弟希仁字景岦武定末國子祭酒兼給事黃門侍郎

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年十四國子學生以聰達見知歷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曾爲釋情賦曰單閼之年無射之月

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觀爽氣而軫慮籠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厠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隨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

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逮藩魏之優遊爲衢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脩君豢龍之不隕似窮蘂之世濟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

或舟楫以匡時或棲遲以卒歲尚無忝於先人

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冊以蕆彝布銀繩而昭晰

清風忽其緬邈啓皇祖於庚寅李伯仁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值孟春王武子詩曰於顯我王緝秉斯民俊明有德嚴恭惟寅逢軒教之方洽邁

周命之惟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

勝庭之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至豈

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儀步康衢而騁力如

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弼諧於本朝外

闢土於殊域秉紫氛以厲羽負青天而鼓翼既

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績並樹於八凱道俱升於二宮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岳而爲嵩同羽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而相終委晉會於弱齒遺堂構於微躬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不及已濩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鍊懃忠信於十邑非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琢磨而成章乖宋子之万字異應生之五行不請觀於石室豈借書於晉皇求班莊而不遂況

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
無聲於梁魏故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
顯晦而乖所既無懷於四至安有情於再舉雖
衣冠之末冑而世祿之緒餘等渤澥之乘鴈類
九罭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閑居空
闔門以靖軌非論道而脩書少賓客於季彥謝
朋交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曆實明皇之拱己曾
問政於上學著爲君而我齒叫閽人以望子遂
陟降於庭止同崔駰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逮

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時昏水群飛於溟海火
載燎於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
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横
流且其云始旣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棊峙睇
三綱之日紊見四維之不理顧茂草以傷懷視
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喈而不已自
牽役於宰朝實有懷於脊聡在下僚而栖屑顧
奮迅於泥滓睠故鄉以臨睨悵有動於思歸越
來流以鼓枻遡北風而結騑入成都之舊宅反

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且
耕而食且蠶而衣恒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
違遊仁義之肴覈採墳素之精微誠因閑而養
拙亦有樂於嘉肥及勾芒御節沽洗之首散遲
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鳥閒關以呼庭花芬
披而落牖聽乃越於笙簧望有踰於新婦襲成
服以逍遥願良辰而聊厚乃席壠而踞石遂嘯
儔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禊洛之八九或促
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万年之觴主報

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傳禮儀於不朽斯蓋
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昊爲帝
庚辛處躔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
露於近援起沉寥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
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其異觀濤之可繼遂杖
策緩步或漁或田弋鳧鴈於清溪釣魴鯉於深
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於促
柱奏綠水於危弦賦湛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
旋跌蕩世俗之外疎散造化之間人生行樂聊

用永年悟桂下之稱工聞首陽之爲拙既有惜
於芃縣且自悲於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
之高説去衡門以策駟望象魏而投轍服毳衣
以從務秉大車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喻江河
而有鈌睠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懃結運有折
於玉斗時忽亡於金鏡始蒙塵以播蕩卒流彘
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因艱難
以隆基據殷憂而啓聖調南風以負扆居北辰
而爲政創彝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姓喻繩契

以論蹤援成昭而比盛酌徙鎬之故典究遷亳
之遺令奄四海以為家開七百而增慶覩禮樂
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以時序四門穆
其惟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匡
以作相或十亂而為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
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穢得再入於承明執綸言
之猶紼戴會弁之如星非巡濆以窺井信夕惕
而懷驚承周任之有言攬老子之知足奉烱誡
以周旋抱徽猷而與屬每有假於唯塵恒興言

於寵辱思散髮以抽簪願全眞而守朴睠踈傳以徘徊望申公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歌致命而可卜詠歸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援巢父以戲穎追許子而升箕供暮餐於流瀣給朝餌於瓊芝同糟醨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慾無慮無思何鷦鷯之可賦鴻鵠之爲詩哉尋加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仍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蕭衍後坐事免

論者以爲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曰幽棲多暇日揔駕萃荒坰南瞻帶宮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時將末懸炭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侶浴浮還没孤飛息且驚三褫俄終歲一丸曾未營閑居同洛涘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藿坐夢尹懃荆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豈若忻蓬蓽收志偶沉冥後詔兼太府少卿尋除征南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死於晉陽所

著詩賦碑誄別有集錄贈本將軍太常殷州刺史齊受禪重贈使持節侍中都督殷滄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殷州刺史謚曰文惠

騫弟希禮字景節武定末通直散騎常侍

希遠庶長兄長劒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式弟弈字景世美容皃有才藝早歷顯職散騎常侍宿衛監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弈兄弟乃誅李訢存問憲

等二家歲時賜以布帛

弈別生弟冏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給事出爲龍驤將軍南豫州刺史還拜冠軍將軍尋除光祿大夫守度支尚書二十一年高祖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笑而謂之曰卿一昨有啓欲朕都此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仍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

相反耳冏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高祖大悅其年冏卒賜錢二十萬布百匹朝服一具衣一襲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彈駮公卿無所回避百寮皆憚之高祖常加優禮故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

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

尚書祠部郎相州撫軍府長史司空從事中郎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

祐弟太字季寧涉歷書傳太尉行軍員外郎

順弟脩基陳留太守卒

子探幽

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洪鸞孫悕傑樂陵太守武定中以貪汙賜死

脩基季弟惲字善祖小字藥囊少有高名爲中書侍郎從世祖征涼州戰沒時人咸惜焉初順

與從兄靈從弟孝伯並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故能砥礪宗族競各脩尚靈與族叔詵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高士頌

詵字令孫京兆太守詵後繼闕

秀林小名榼性彊直太和中自中書博士爲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抵彊扶弱政以威嚴爲名以毋憂去職後爲太尉諮議參軍假節行荊州事拜司徒司馬加冠軍將軍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正光中卒年六十三贈左

將軍齊州刺史
子裔字徽伯出後秀林兄鳳林裔初除汝南王
悦常侍稍遷定州别駕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
史加輔國將軍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
侵亂州界尋假平北將軍防城都督賊既圍城
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没洛周僭竊特無綱紀至
於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
爲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裔仍事榮永安
初爾朱榮既擒葛榮遂縶裔及高敖曹薛脩義

李無爲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普泰初以裔爲持節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慰勞山東大使永熙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齊獻武王大丞相諮議參軍天平初以預定策之功封固安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戸加征東將軍車駕遷鄴爲大行臺右丞留在洛陽監修宮殿尋除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四年八月宇文黑獺攻陷州城被執見害年五十詔贈使持節都督定冀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直襲武定末司徒屬齊受禪例降
裔弟景義大司馬諮議參軍殷州大中正
景義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秀林從弟煥字仲文小字醜瓌有幹用少與酈
道元俱爲李彪所知自給事中轉治書侍御史
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高祖詔煥與任城
王澄推治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喻仍誅泰等
景明初遷司空從事中郎蕭寶卷豫州刺史裴

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本官爲軍司與楊大眼奚康生等率衆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兄子植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咸忻悅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軍還行河内郡事拜司徒右長史以荆蠻擾動勑煥兼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万餘家除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令弟集義邀斷白馬戍勑假煥平西將軍督别將石長樂統軍王祐等與軍司苟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吕苟

兒反煥仍令長樂等由麥積崖赴援屬都督元麗至遂共平之時氐王楊定進猶據方山興苟兒影響煥密募氐趙芷路斬定進還朝遇患卒時年四十四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昭子密武定中襄州刺史

秀林族子肅字彥邕歷奉朝請清河王懌郎中令稍遷洛陽令步兵校尉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為紹求福故紹愛之延昌

四年薦肅為黃門郎加光祿大夫肅為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為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出為章武內史歲餘遷右將軍夏州刺史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肅從弟暾字景林有學識初除奉朝請太學博士司空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拜左軍將軍正光中元乂以其弟羅為青州刺史暾為羅平東府長史遷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

卒年五十七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宣
子慎武定中東平太守
暾從弟仲琁奉朝請定雍二州長史太尉諮議
中散太中大夫東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長
史弘農太守先是宫牛二姓阻嶮為害仲琁示
以威恵並即歸伏還除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仍除北雍州刺史將軍如故轉車騎將軍左光
禄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琁為營構將作
進號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兖州刺史仲

琁以孔子廟牆宇頗有頹毀遂脩改焉還除將
作大匠所歷並清勤有聲年六十六卒贈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希良侍御史
詵從子善犯孝靜諱趙郡太守
子顯進州主簿
顯進子映字輝道南安王國常侍光州征虜府
主簿相州治中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孝昌三年
冬卒年四十二天平中贈通直散騎常侍輔國

將軍郎州刺史
子普濟武定中北海太守
昳弟育字仲遠奉朝請稍遷揚烈將軍奉車都
尉都督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
郡公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四年
夏卒年五十七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尚書定州
刺史謚曰貞
子惜襲武定末齊文襄王大將軍府記室參軍
齊受禪　爵例降

顯進弟恃顯位至左中郎將卒贈中壘將軍安州刺史恃顯養京兆王愉妾楊氏爲女愉旼楊姓爲李而親念恃顯恃顯子道舒與愉同逆愉敗走免

第三子道璩武定末范陽太守

道璩弟道瓘少以父譴被刑位至中常侍

恃顯弟暐字季顯涉歷書史司徒行參軍稍遷濟州輔國府長史坐兄事免後除尚書中兵郎遷冠軍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荆州刺史桓叔

興驅掠城民叛入蕭衍衍資以兵糧令築谷陂
城以立洛州逼土山戍詔曄持節兼尚書左丞
爲行臺督諸軍討叔興大破之乘勝拔谷陂叔
興退走軍還仍除尚書左丞出除洛州刺史將
軍如故未拜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暉賔美容貌寬和沉雅太學博士
暉賔弟山儒少而清立學涉群書山儒少弟大
蓋並早卒
曄族弟孝怡字悅宗中書學生相州高陽王雍

主簿廣陵王羽掾新蔡太守別將蕭寶夤長史從中山王英破蕭衍臨川王蕭宏於梁城除朔州安北府長史又為中堅將軍相州鎮北府長史遷冠軍將軍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據鄴起兵也孝怡陰結募城民與熙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荊之等率衆擒熙賞爵昌樂伯靈太后反政以孝怡乂黨除名為民後安樂王鑒鎮鄴起孝怡為別將永安初除左將軍太中大夫仍為防城都督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拜

撫軍將軍光禄大夫永安三年行殷州事遷驃
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武定六年卒八十
子思道儀同開府中兵參軍武城縣公
熙字仲熙神䴥中與高允等俱被徵拜中書博
士轉侍郎以使沮渠有功賜爵元氏子加中壘
將軍卒贈鎮東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莊
子季主襲卒贈青州刺史謚曰貞
子遺元襲初除冀州趙郡王幹東閤祭酒累轉
尚書左民郎中冀州京兆王愉功曹參軍帶扶

柳令為愉所親逼與同反愉敗遺元逃竄會赦
乃雪復除兖州平東府長史後拜中堅將軍殷
州征北將軍長史卒年六十三贈征北將軍定
州刺史
子恃寧以父事被刑武定末官至中尹
恃寧弟子寧襲爵開府默曹參軍齊受禪
爵例降
熙族孫蘭和自右軍將軍歷平陽勃海二郡太
守

蘭和弟蘭集平昌太守
熈族孫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脩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熈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說勅同軌論難音韻閒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　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

尘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
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爲慨恨太平中轉中
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
深躭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
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臣並共
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
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
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
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年

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賻遂
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同軌兄義深武定中齊州刺史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武定中以在郡貪汙輒
召部曲還京師棄市
幼舉弟之良有幹用前將軍尚書金部郎卒
之良弟稚廉武定末并州儀同開府長史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
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

位望並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隨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踈人位盛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唯新矣

列傳第二十四　　魏書三十六